晦齋集

禮

疏義狀劄

晦齋先生集卷之七

疏

一綱十目疏

臣伏以王者配天立極垂拱無爲而德以久業以大者惟其至誠無息而已矣無息者天之道也盖人君受天命履天位苟無至誠之德格于上下何以順天道盡天職而致位育之功效乎夫所謂至誠之德者一而無貳純而不雜自始至終無時間斷者是也一有所間則息矣中庸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

無疆古之帝王德合於天終始無間而致悠久無疆
之功化者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試以大舜文王
衛武公之事言之舜在位五十年治定功成禮備樂
和其功化極矣而猶作勑天之歌君臣相戒其言曰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言敬天之道在於無時而不警
無微而不省也文王享國歲久昭事上帝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賛之曰惟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
德純亦不已而合乎天道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
箴儆於國以求規諫作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詩曰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人君非獨致謹於臨朝對
群臣之時至於宮庭幽隱之地亦不敢肆凜然自持
如對神明於此見古昔聖帝明君法天存誠主敬謹
獨終始惟一無時間斷不以吾治已隆而自逸不以
吾德已盛而自滿不以吾齒已衰而自怠常存戒懼
於不覩不聞之地以致昭格于無聲無臭之際此所
以天地感應而休祥並至神人協和而災變不作是
乃所謂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違者也臣伏見
殿下仁明恭儉本於天性樂善好學厲精圖理臨御

以來三十有四年〻之間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昧爽丕
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田之樂從諫弗
咈改過不吝雖古之聖王無以加矣然而治效未著
而朝政屢變人心未和而天變不弭其故何歟臣竊
恐　殿下法天謹獨之功或有時間斷而窮理執
中之學亦有所未至也　聖功有間斷故天理未
純而人欲雜之　聖學有未至故見道不明而用
舍或差立政而無所定行道而不能久勤怠之靡常
而曝寒之不一又何以隆至治而致泰和乎然聖人
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竊

見去奸之後　殿下之心如日再中陰翳俱盡思
所以照幽隱而新政化者無所不至矣朝廷肅清四
方顒望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治嗚呼此正　殿
下端本清源振頹綱革弊習上應天心下慰人望之
一大幾會也當今國家之勢譬如潰癰之人大命幾
危而復蘇邪毒雖除而其元氣已薾然矣固宜安靜
以保護不可動作而生變然必投以靈丹妙劑爲之
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清其腹心而養其血
脉矣若或安於小愈厭却瞑眩之藥失其所以治調
則病之源於心腹者安保其不復萌於異日乎近來

朝廷擧措施爲務要鎭靜可謂得宜然所以貴乎鎭靜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整紀綱嚴賞罰以正朝廷以定人心以重國勢而邪說不得亂小人不能搖者乃鎭靜之實也若乃不分淑慝不辨是非喜同惡異循常襲故牽補架漏苟度時日而謂之鎭靜則恐無以振綱維新理化而偸靡之習頹墮之風將日益甚而終不可救矣大抵國勢不盛則衰衰則入於亡故明智之君當盛而慮衰當衰而思振衰而不能振則奄奄然日趨於亡必矣然其所以興衰振頹之本則在於人主之心純一無息而已矣若內無定志外無

定規朝勤而夕怠乍作而乍輟正念方萌而私欲奪之善政方行而邪説沮之良臣方進而讒諛間之則將見紛紊委靡卒無成效而終至於脉病氣消風邪乘之而大命危迫矣今者王道平蕩朝廷稍和然而上下之情猶未孚陰邪之逕猶未杜伏願　殿下剛以執德明以察物任賢不貳去邪勿疑以振頹綱以養國脉　宗社幸甚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夫常德之要亦在於剛與明而已非明則無以爲剛非剛則其所明亦不能久矣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人主誠能體元居正不貳以二不參以三從乎天運宣爾神化則可以合乎天德而帝王之治庶可為矣聖希天賢希聖舜文王希天而合乎天者也衛武公希聖而幾乎聖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蓋欲法舜文之道必由武公之慎獨顯微無間終始一德而後可以至也惟 聖明留念焉伊尹之戒太甲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臣伏見殿下臨御歲久和氣不應災沴荐臻又至於今怙氣布天虹霓貫日而皆白其色夫白主兵乃寇賊竊發

之諸孛星犯台太白晝見霜雹夏霣是又以下干上
以陰侵陽之象變異非常疊見於一時前古所未有
也近日又有日食之變雷震之異夫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而有食之是尤天變之大者而燁燁震電
亦詩人之所惡也天之所以示威重譴而警告之者
極矣得非事有階亂政有召奸而危亡之禍近在朝
夕天於 殿下諄諄存顧先幾豫示以啓 聖
心者乎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若或
天戒赫然於上而人之應之者蒙然於下則禍患之
來必矣蓋人君之德敬則一怠則二三吉凶災祥之

應莫非由於君德之敬怠則其所以應天心答天譴
者亦豈外於敬以一德乎古之明王或遇災變修德
正事一於誠敬感徹神祇曆消未萌遂至於光丕業
享永年者多矣如商之中宗周之宣王漢之文景遇
災修省克己自新遂能變戾氣爲泰和化已衰爲中
興豈非畏天敬德一念不息之效耶臣伏見去夏求
言之 旨責己省愆發於至誠惻怛似可以感人心
回天怒矣而越月踰時臺諫侍從之外未有一人忘
身展抱極言闕失以副 明主修省之美意者而
天之示變彌嚴而不已是 殿下有望於下而人

不應之致謹於上而天怒愈赫豈無所由然耶如臣
之淺闇不識時宜詎測天意但感 殿下憂勤惕
厲之誠而區區螻蟻忠義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況
臣以庸陋曾忝侍從之列未效涓埃之補今値 虛
懷詢訪之日豈可以踈外自處不思罄竭愚衷裨補
萬一乎當今致災變之由固非一端而其所以應天
弭災之本則在於 殿下之一念一念合天天有
不應者乎若規規於革一政之失矯一事之弊而不
知本之所在則斯亦末矣臣請以當今最關於治道
最切於時務者爲 殿下陳之伏惟 聖慈垂

察焉臣謹稽前史自古帝王憂勤願治者多矣而能終始全德以收治效者蓋寡其故在求治而不識爲治之要而已求治而得其要則不憂勞而治道成如或有志於爲治而不得其要雖勞心焦思宵旰憂勤終無益矣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其亦得其要而已矣後世人主或程書傳餐非不勤且勞矣而終不能興善治而延國祚者以不得爲治之要而徒費精於細務故也蓋帝王爲治之道至簡而不煩至易而不難天下雖大治之在心非至簡乎四海雖遠治之在道非至易乎夫心者主於身而萬化之所

由出也道者本於心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誠能明此心而清萬化之源體此道而立萬民之極則可以成參贊之功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瑞慶至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正謂此也盖爲治之要其綱有一其目有十綱者體也出治之本也目者用也制治之法也一綱擧則十目無不張矣臣請先言一綱而次及十目焉何謂一綱人主之心術是也庶政之繁萬民之衆而其理亂休戚之幾未有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萬事理人心順而和氣至人主之

心一不正則萬事乖人心拂而戾氣應此理之必然也
思昔聖人在位體天出治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純乎
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累故自微至著由內及外洞
然無有私邪之蔽而紀綱立於上教化明於下法立
而無侵撓之患令出而無阿私之失進賢退邪允愜
於輿情賞善罰惡一徇乎公議而不敢以一毫私意
鑿於其間但見虛明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
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臣所謂易簡
之道者如斯而已如或反是而爲人欲私意之侵亂
失其公平正大之體則其偏黨反側黜闇猜嫌固日

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詭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於此見人君心術之不可不正而其所以正心術之要又必由學而得矣蓋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物欲之攻不勝其衆故大舜有危微之戒孔子有克復之訓人主處崇高之位窮理之力存省之功一有間斷則又何以正其心術而立萬事之綱乎先儒言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物欲相爲消長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

警戒日聞而謟邪不能入三者交致其力則 聖
心湛然如日之明如鑑之空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
能奪矣夫經筵人主講學之地接賢士大夫之所也
而敬者又所以貫動靜合內外而達乎天德者也臣
伏見 殿下始初厲精勤御經筵講劘治道孜孜
不倦頃年以來寢不如初講官入侍止於展讀數章
無規諷道義之益而 殿下又淵嘿未聞討論義
理之精微商確古今之得失宰臣陳啓不過政令細
務未有陳善納誨如伊傅周召之惓惓者竊恐
殿下窮理進德之功或有所未盡也臣常怪 殿

下有志堯舜之道而至於經幄進講則不以三代以
上聖經賢傳爲本而每取末世所輯編帙浩繁未易
究竟之書進讀如此等書詳於制度事物之繁而至
於聖人明誠之旨精一之要蓋有未備焉人主但當
置諸左右清閑之燕時加省閱以究古今制作規摸
之得失可也不必專精講究於經幄之中也　聖
質不爲不高　聖志不爲不篤而悠悠泛泛徒費
歲月於一書之中而有志勤道遠之嘆者未必非當
初輔導者之罪也唐虞三代之世豈有此書心學而
已矣一理可以貫萬事一心可以統萬化帝王之學

窮理正心而已矣理窮心正自足以修身正家而及
於國天下矣伏願 殿下姑舍末流之涉獵專意
本源之功力潛心於帝王之學加意於精一之功日
接儒紳講討精微而又必以敬爲主無怠忽間斷之
病則全體於是乎立而大用由是而行矣夫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所謂日
乾夕惕者乃所以常存敬畏而自強不息者也自強
不息而至於無息則合乎天矣人主德合於天心一
於天而天心之不豫災變之不消無是理也故程子

論敬之功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
惟 聖明留意焉至於十目則無非心術之緒餘
而爲治之切務也
其一曰嚴家政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又曰有孚威
如終吉傳者曰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
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
道旣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夫正家之道莫先於
嚴內外之限定尊卑之分男定位乎外女定位乎內
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夫婦之別嚴嫡庶之分
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彤管有史晏朝有箴

外言不入內言不出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蓋閨門之內慈過則不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於禮法不立而瀆慢生也苟非中有孚信外有威嚴而或溺於情愛之私不能自克則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乎夫孚信者所以感人心威嚴者所以肅人心二者並行而家道正矣然所謂威嚴者亦在先嚴其身一動一靜不敢苟一嚬一笑不敢輕則人心祗畏家道自肅而不失於嘻嘻上下秩秩內外斬斬豈有一人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以紊朝政者乎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不能反身而能正其家者未之有也伏見 殿
下家法之正固無可議但前有掖庭怙寵窺覬之釁
後有陰邪攀附亂政之禍以及于今宮禁不嚴女謁
盛行至有除拜判斷之際或不盡出於至公以爲
聖德之累跡遠傳聞未知信否而廷臣之論列此事
非一再則豈無所見而言耶蓋宮庭隱密之地衽席
宴安之際其流於情而害於理者雖若至微而符驗
之著於外者甚遠人主之心當如青天白日必有纖
翳人皆見之不可掩也禮記曰男敎不修讁見于天
日爲之食婦順不修讁見于天月爲之食人君家政

之不修亦足以致乾象之變甚可懼也伏願 殿
下勿以此爲隱微而不足以累吾德惕然警省奮然
改悔洞日月之明發雷霆之斷使柔媚不干于聰明
愛倖盡决于道義以嚴宮壼以杜邪徑 宗社幸甚
其二曰養國本輔養國本今日之急務而輔養之道
非止於法書史談古今而已要在涵養薰陶之得其
道爾古之明王教養太子必擇敦良方正有學術德
行之士以職輔導之至於宦人内臣並選重厚小心之
人以謹保護使其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
非正道淺俗之言不入于耳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所

以養德性而保身體者莫先於此若夫學問之道自
有本末先其本後其末乃進德之規也帝王心法聖
賢謨訓布在經傳炳如日星所宜潛心熟講優游玩
味不徒誦其文而必有以會其理不徒會其理而必
有以踐其實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盡心知性以達乎
天者學之本也至於博涉史書通古今考世變者是
特窮理之一端非學之本務也蓋心通乎道然後觀
史則古人是非得失一覽瞭然於目中矣心不通於
道而遽欲遍閱史籍非徒汗漫無功恐或眩於是非
邪正之歸而不知所以取舍矣臣伏見 春宮天禀

之粹超絕古今德就之風不煩敎誨一德無瑕三善
俱隆曁承 內禪之命至誠遜避號哭不食至以回
天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純孝盛德之至何以及此
策慮調護之方未盡如三代之法賓僚之選豈盡得
道德之士進講之書多用史記無沉潛聖經之味而
有漢獵諸史之勤恐非所以明理造道之要人主之
學嘗以二帝三王為法三代以上何史可讀必學而
已矣後世雖不可廢觀史然其本末先後之序不可
不察頃者士林之間有假借羽翼之說引進兇邪之
魁置諸師傅之位其所以輔導之者乖剌必多幸賴

天祚 宗社陰隲消盡天日重明宜重宮寮之職廣
選名德之士以備勸講必久其任責其成效至於進
講之善亦必以明性治心之學爲本使得專精窮理
之功以盡進德之方間閱往史以究古今之變治亂
之要則本末兼盡而 聖功全矣今以講官員以
無以他官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而未得專心積
誠於侍讀是又非輔導之宜竊念緝熙之學日就月
將固無間斷之憂然人心難保氣習易移一念存亡
聖狂所分輔翼之道不可不盡 宗社遠計莫急於
此惟 聖明其深軫之

其三曰正朝廷臣聞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夫朝廷
者四方之本源王化之所由始也本源清明雖欲末
流之溷濁不可得矣若不務先正朝廷而區區於簿
書彈劾之末而欲以振頹風除民瘼譬如溷其源而
望流之清其可得乎蓋朝廷之所由正者其要有二
必先有紀綱以整之又有風節以振之然後可以張
理上下整齊人道而不至於頹墮委靡矣夫風節者
公道之所由行而直道之所由伸也公道不行直道
不伸紀綱何由而立紀綱不立朝廷何由而正乎然

其紀綱風節之所由立則又繫於人主之心術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而侍從臺諫論思糾察於其間人主
以大公至正之心摠攬於上辨其是非而裁斷焉察
其賢邪而進退之毋主先入而有偏聽獨任之失毋
昵嬖幸而失無臨愽愛之公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
不能惑使不能移黜陟刑賞一徇公議之所在而無
偏私之蔽然後公道行而直道伸紀綱以立而朝廷
以正內外遠近無敢不一於正者矣人主之心或不
能公平正大而有一毫偏黨之私奸邪謟佞姻婭嬖
幸莫不窺覘攀緣希覬恩寵無所不至而上以眩惑

聰明下以竊弄威福雖有忠正之論無所入而士節
沮喪矣士節沮喪而公道塞直道廢此紀綱之所由
毀而朝廷之所由亂也頃者奸兇竊位恃寵專恣禦
下蔽上與奪決於恩讐威福生於呼吸士林喪氣紀
綱蕩然 宗社幾至於岌岌 殿下孤立於上無
一人忘身徇國直言正論以斥其奸者其無風節甚
矣士林無風節朝廷無紀綱國家不至於淪喪者僅
一髮爾豈不寒心伏願 殿下懲前慮後赫然以
大公至正爲心痛滌偏私之累明示好惡之公以厲
風節以振綱維庶可以清本源而王化行矣

其四曰愼用舍伊尹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蓋用舍得失安危所繫古之明王愼之而不敢輕難之而不敢易必參之於衆察之於獨洞見其賢邪之實然後從而進退之於賢者知之深信之篤而無所疑貳於不賢者燭之明去之決而不復留滯此蓋三代聖王任賢去邪之要法也後世

人主不明此義輕於舉措故任賢而不能終去邪而
不能决或以一人之譽而進之或以一人之毁而斥
之甚或前以爲賢而任之者後以爲邪而戮之前以
爲奸而屛之者後以爲忠而寵之用舍一錯治亂遂
分由不能辨之於早而審之於始也臣竊見
殿
下之心好賢惡邪初無偏繫聞人之賢雖在踈遠
援無所遺知人之邪雖在貴寵誅竄不以貸非
聖鑑之至虛至公何以至此第恨輔導之臣不由光
明之道多徇暗昧之徑以玷 清明之治數十年来
進退人物誅擢縉紳有不合公議者多矣夫人才之

進退消長所關甚大固宜斷之以公平正大之論豈
可倚托幽陰而變亂黑白排擯異已乎人臣之有密
啓者非讒則佞先賢已論之明主之所宜深惡也昔
漢文帝至長安周勃請間宋昌卻之曰所言公公言
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其所以警之者嚴矣文帝之始
正大光明而無陰邪之蔽者實有賴於宋昌之一言
伏願　殿下清心一德抑邪與正杜履霜之漸戒
入腹之害凡進退用舍之際每加難慎之意必質之
左右議之朝廷而又必察之以虛明之鑑不置一毫
偏私於其間如或有由蹊徑而眩惑者亦宜深絶而

痛斥之如大明之無私照則雖有陰邪之窺伺無隙
之可投矣知人則哲聖人猶難之以今觀之邪正甚
明亦無難辨者昔李德裕言於唐武宗曰君子如松
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宋仁
宗問王素以可命相事者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
姓名者乃可充選於是相富弼士大夫相慶　殿
下誠能持鑑衡之公試以此而察群臣邪正以決進
退必無失矣今之被斥公論含怨伺隙者必有復踵
舊日之蹊徑以售計術者不可不深燭而豫防之變
故之餘　聖智益明　聖心益定固無是疑而

臣之私憂過計亦未敢不以此爲異日之慮惟
聖明留念而省察焉
其五曰順天道臣聞天之道好生而無私聖人之心亦好生而無私堯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以至庶績咸熙者法天好生之政也舜之簡以臨下寬以御衆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期無刑欽之恤之者亦法天好生之政也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亦無非順天施仁之政也三代以下能盡是道者漢之

文帝宋之仁宗是已當是時星文數變日月告凶災
異甚多而二君能修省盡道克承天心轉災爲祥變
禍爲福求其所以修政格天之道亦在好生無私而
已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
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見時物
之敷榮而賑窮悴之民感緹縈之上書而除肉刑之
慘讞大辟之疑而活數千之命忍一夕之飢而止無
窮之殺其愛人澤物發於至誠懇惻宜其人心得而
和氣應也竊觀 殿下敬天勤民之念至矣惻怛
寬大之旨屢下矣吏情奉行民不受惠割剝無改於

前日窮蹙有甚於曩時臣恐 殿下法天好生之心或有所不誠而然也稅斂繁重而無一分之寬流亡歲增而無存撫之策至於刑罰之不中人命所關棰楚之下豈無橫罹之慘囹圄之中必多寃枉之魂頃者權奸擅政專務刻深屢起大獄極其慘酷探情於未形施戮於難明 殿下仁愛之心豈不惻然動念而追悔乎至於撤寺汰僧雖是闢邪美意亦當豫諭諸道明示撤汰之意緩其期限使之漸銷不宜卒遽焚蕩以致失所也去歲遣官督撤不以暄和之時適値窮冬嚴冱之極緇徒駭散並喪資糧赤立失

依凍餒俱迫老羸癈疾者轉死溝壑壯者聚爲寇盜
齊民受害多矣昔曹彬止子弟修葺堂室曰時方大
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夫仁人之
於微物亦不忍傷況人主之於人類乎是亦似乖仁
聖好生之意故及之伏願 殿下體生物之心思
同胞之理仁以恤民欽以愼刑皆本純誠不事文飾
以順天道庶可以消變異而來福祥矣
其六曰正人心臣聞人心者天下安危之本也人心
正則是爲是非爲非而公論行於上風俗美於下人
心不正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而公論不行於上風

俗頹敗於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三代之世人心正矣而迨其衰季亂之以楊墨之說毀之以蘇張之論人心始失其正而尚功利棄仁義天下遂大亂矣西漢之初人心稍得其正而失其所以匡直輔翼之方士皆喜功名而不尚節義終成諛佞之習至於上書頌莽者四萬餘人而漢祚中微矣東京之興崇節義厲廉恥人心始復正矣及其衰也朝廷濁亂而淸議凜凜於草野之間奸雄環視九鼎而終不敢染指者伊誰之力歟自是以下歷代興廢莫不以是考之前史灼然可徵盖人心之邪正由

於教化之得失教化明則人皆向善慕義而人心正
矣教化不明則人皆趨利去義而人心不正矣恭惟
我　朝立三綱張四維教養有道節義可觀及
殿下承統撥亂反正士習一新人心一正以直躬正
論爲榮以同流合汚爲耻以學古飭行爲高以趨時
干祿爲鄙是時朝廷淸明風俗丕變天理明而人欲
不至肆矣不幸朝政變更人心始亂不知是之爲是
不知非之爲非士習日趨於卑汚風俗遂極於頹弊
於是正氣消於上而陰邪長於下矣奸凶畜無君之
心專擅自恣而舉朝風靡甚或趨附恐後而不知其

非人心之不正甚矣士節之頹靡極矣若後遲之以數年其不至於上書頌德乎人心失正而士節不立士節既失而風俗遂毁有不可救者鄕無孝睦之風人多滛辟之刑至有賊恩敗倫逆天滅理之事或發於輦轂之下或起於士人之家有不忍言者其所以傷和召災者亦未必不由於是也嗚呼人心風俗國家之元氣元氣消耗命脈其能綿遠乎言之可爲痛哭不知宵旰憂勞亦嘗有及於此耶今者朝廷更化聖治惟新宜思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以護元氣以壽國脉立教化以惇天叙之典振綱維以明民彜之重

則人心正而風俗庶復變矣 宗社生靈長久之道
實在於是而世多忽焉惟 聖明深思遠慮而留
意焉

其七曰廣言路 臣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孔子稱舜之大智
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蓋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所見亦多不同故雖
聖智之君亦必廣延衆論博採群言參同異察可否
擇其中而用之古昔聖帝明王之治正大光明如青
天白日無少瑕翳者用此道也唐太宗詔中書門下

互相規正務求至當戒勿雷同其亦有見於此歟盖
良藥必合甘辛寒熱而一之故相助相制而能已疾
羮味必合酸鹹甘苦而一之故乃和乃平而能悅口
若必取其同而去其異者則比如以水和水將焉用
之臣竊見頃者之弊朝廷無大中至公之道而有偏
陂好惡之私言之合者則進之言之違者則斥之言
之同者則悅之言之異者則怒之同己爲正異己爲
邪士林多唯唯諾諾之態朝著無謇謇諤諤之風大
小相和遂成雷同奸兇資之罔上行私迷國亂政而
上獨不知是時人皆有仗馬之戒誰復辨指鹿之非

雷同之禍至是極矣今者朝廷復清政治更張宜革
曩時之習以新清明之治乃者侍從進言有乖時議
便至被斥而補外言職無氣節被彈於公論反疑其
潛布腹心朝野懍懍以言爲戒忠言讜論世不復聞
是非國家之福也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自
古不通下情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也伏願　殿
下建中和之極消偏黨之習取人無間於親踈而惟
視其人之邪正聽言不嫌於異同而惟察其言之是
非曰可曰否可否相濟而務合於理曰是曰非是非
相參而要歸於中則嘉言罔伏而公道賴以立壅

蔽之患無自生而蕩蕩平平之治庶復見矣惟

聖明留念焉

其八曰戒侈欲臣聞恭儉者壽福之源侈欲者危亡之本自古帝王積德累仁垂裕後昆者未有不始於恭儉而其後嗣之不能持守以至亡身滅宗者亦未有不由於奢縱矣盖人主清心恭己務自儉約則嗜欲薄而心慮静内有清純之樂外無戕賊之累可以養性可以養德而自然澤及於物此壽命之源而福禄之基也如不能然而逸欲一萌不能防制則非惟侈用傷財害及於民心志蕩而嗜欲無節戕生伐性

亂政敗度卒至喪亡必矣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
者少盖以處崇高之位極富貴之奉自非有誠正之
功修齊之實未有不流於奢縱者侈欲之端始於細
微其終難遏故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紂造象箸箕子
憂之盖欲防之於微也舜能受諫而止此所以爲聖
紂不能納諫而縱欲此所以亡滅是非萬世之鑑乎
臣伏見　殿下始初淸明務崇節儉享國既久侈
意漸啓宮庭器玩頗尚靡麗王子第宅務極宏侈遂
致浮費無節而民困於引徵營繕不休而卒疲於勞
役高髻廣袖纂傚益甚士大夫服飾居第飲食爭尚

侈靡恥居人後奢侈之習日新而月異財匱民窮實由於此古語云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可不反求其所由來而思所以節抑耶周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楊雄言孝文躬服節儉而後宮賤玳瑁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盖人主能約已以澤物則身安而體舒人悅而天佑故斯有永年之效而又致太階之平然則其崇侈害民者獲譴於天必矣伊尹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伏願　殿下克已絶欲崇儉去奢

法天地之節省用度之繁以固邦本以享天心夫所謂欲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爲欲矣盖意之所向不知自檢即沉溺之漸也故程子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此言眞格心愼德之要惟　聖明其深味之

其九曰修軍政衛國安民兵爲最急無虞之世尤不可緩古之聖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克詰於閑暇之日張皇於緩急之際此所謂有備而無患者也盖軍政之務在於選將帥訓士卒廣儲畜利甲兵修城堡五者而已而軍政之本則又在於和與信也人心不和衆志不信雖有兵百萬何益於用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去兵食而存信曰人無信不立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決勝尉繚子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上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然則古之聖賢良將亦未嘗不以和與信爲固國用兵之本也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一衆志而使之信者又非智力之可致要在行先王之政而盡撫育之道又必教之以孝弟習之以禮義則民不失仰事俯育之樂而人皆有親上死長之心和與信在其中矣今者 聖澤

尚壅　聖化尚阻閭巷多愁苦怨痛之聲士民無
忠信禮讓之俗固已失其軍政之本矣古之爲將者
有投醪之恵有吮疽之恩視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今則不然割剥之甚勞役之苦怨詈謗讟有不
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又何
望其有和與信乎人心不和衆志不信此土崩之勢
也思之可爲寒心邊境無犬吠之警而軍卒已極於
凋瘵其咎固在邊將之不撫恤而求其本則亦由朝
廷規畫之不盡也盖歩兵役苦於騎兵而其保有二
水卒役苦於歩兵而其保有一命苦而愈單掊克多

端勢不能堪一保旣逃身亦不能存矣於是責督於
隣族隣族又逃一卒逋役一里破産怨痛極天有不
忍見此弊臣所目擊敢以備陳 九重宵旰寧不惻
然於是乎夫水卒之給保一丁非 祖宗之舊典
踈其番雖似小紓單其保實所難支所貴王道之大
在於隨時損益以救世濟民量加給保而便其番休
豈無其策何可坐視窮弊之極而不爲之恤乎若因
循膠固不復更革以救之不及十年步兵水卒將無
孑遺兵備蕩然寇賊競起隣敵窺發不知國家將何
以處之至於西北二界境接野人備禦尤急近來凶

荒益甚饑莩相望朝廷欲施之賑恤則儲蓄虛竭欲
固其關防則民卒羸困邊圉虛至於此極桀驁之
萌將在朝夕寧不軫 聖慮乎盖關兩道之民困
於貂鼠皮之貢而關西一路又疲於迎送供億守宰
邊將不務矜恤唯恣侵漁遂致流亡日增疆場空虛
非細故也方今撫綏之策莫急於蠲稅貢減逋負以
蘇疲氓選將帥擇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之上又宣
明賞罰信號令嚴黜陟示勸懲屢下惻怛之旨以慰
悅軍民激厲將士則庶幾人心和而衆情信矣自古
天下禍變起於衆心之離怨衆心之離怨起於不順

其性不安其生也今者民窮財盡域内虛耗國勢危弱至此所恃者民心而已矣臣願朝廷宜守靜以施仁務省勞擾不急之事以盡鎮撫安集之道則民心定而邦本不搖矣固國強兵之要不外於此惟
聖明留念焉

其十曰審幾微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盖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端皆自於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滔滔不塞或至滔天熘熘不滅或至燎原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

矣幾微之不可不審也如是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未亂而有亂之漸未危而有危之兆此所謂幾也自古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日危不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幾之已識人君狃於安富而莫之察幾之已著廷臣持祿愛身而不敢言上下偷安因循苟且駸駸然入於亂亡之域而不悟此古今之通患也當今國家之勢雖若無目前之患禍亂之幾有可慮者多矣試以其大者言之自古邪正之消長而國家之興亡判焉人心之離合而天命之去留由焉正道長而邪道消則天下泰而民受其惠正

道消而邪道長則天下否而民被其禍此人心之所由離合而天命之去就亦決於此矣自頃以來朝廷不和士林氷炭邪正雜糅而互相消長數十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民愁於下天怒於上可謂否之極矣亂極思治否極泰來理之必然今者群陰消伏陽德方亨庶幾泰道之長而王化復行矣第處 聖心未一 聖志未定或容讒邪之乘隙則反泰爲否直在呼吸之間而不可救矣臣常思宋之群臣邪正相攻治亂相雜及王安石秉政網打忠賢引進諂佞敗壞天下塗炭生靈於是人心離而天意厭矣幸

至元祐之初進老成黜群邪開言路以通下情罷新法以除民害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而小人怨者亦多一朝時移事變群兇復進流毒四海宋室遂亡前鑑甚昭可爲後戒大抵衆臣和於朝則萬民和於野朝廷協和黎庶康樂豈有是禍伏願 殿下徵之於古驗之於今炳吉凶消長之理審否泰往來之幾戒之於漸防之於微未至而先知不見而豫圖則庶幾消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國家有長治久安之福而不蹈往轍之覆矣夫吉凶否泰之幾雖著於事物而實源於人主之心一念之正則吉之道而泰之

所由始也一念之邪則凶之道而否之所由來也人
主誠能深思遠覽反已靜觀每謹於念慮之微深省
於萌動之初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絶之功則
方寸之間陽明勝而陰濁消矣本體清明志氣如神
於天下之事幾無不照微無不燭陰邪無自而長禍
亂何由而作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惟 聖明深念焉

凡此十者皆不可緩而其綱在於 殿下之心
殿下之心清明純一無一念之差無一息之間上以
對越天命下以表正家邦則十目自無不張而治道

畢矣是非易而不難簡而不煩者乎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理易簡而已矣聖人以一心之易簡而合天地之易簡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有修爲舉措明白坦易莫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無復有暗昧傾險勞擾繁雜之事亂于心而害于治矣如不能得此道而規規於智術察察於細務而欲以爲治則心愈勞而事愈乖綱已失而目已紊矣臣始以不息二字爲 殿下勉繼以易簡二字爲 殿下獻 殿下誠能持不息之心而盡易簡之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以至於悠久則可以端冕凝旒

於穆清之上不勞心力而萬化循其軌萬物得其所
垂衣熙皞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豈獨禱天消禍於一
世而已亦可以貽謀燕翼而垂裕無疆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昔朱熹言於孝宗曰日月逾邁如川之
流一往而不復返嗚呼今日亦　殿下愛惜時日
自強不息修德格天不可失之幾會也故臣敢竭素
蘊如此臣之所論雖若迂緩皆本帝王之道無非治
體之要儻蒙　聖慈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未必無
補於　聖治之萬一　王世子三朝之際又特宣
示使之留心萬世大平之原亦在於是臣不勝惓惓

然臣見近世言者鮮見採納而多取禍故中外有識
咸以括囊保位爲明哲危言盡忠爲癡漢臣亦非不
知緘嘿可以全身遠謗言發必致招尤速禍第念臣
以愚劣遭遇　聖世而
叨冒祿位以至於此　聖明曾無絲髮有裨
聖恩如天報效無階七載
畎畝常歎有懷而莫達三侍經幄又抒情素而未盡
身在江湖心馳魏闕不勝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
刳瀝肺肝以效野人芹曝之獻誠激於衷言不知裁
伏惟　殿下哀其忠欵而赦其狂僭臣不勝萬幸
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七

晦齋先生集卷之八

疏

進修八規

臣謹按孔子贊易於乾之九三發明爲學之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德是道之得於心者業是功之見於事者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業也君子志於學日乾夕惕無時間斷故德之進者日益崇業之修者日益廣臣不佞又取進德修業之義衍爲八規以爲 聖學之助淸閑之燕儻賜省覽深味

而力行之則帝王存心出治之要繼天立極之道具
於此矣臣不勝惓惓之至
其一曰明道理臣聞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
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須臾
離者也以日用之最近者言之則爲君臣者有君臣
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
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
夫人稟天賦之性而萬物皆備於身明其理而盡其
性則皆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賛化育矣若夫帝王
修齊治平之要古今理亂興亡之變人材道術邪正

是非之辨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幾皆有至著至微
之理具於經訓史策之中茍不講而明之有所眩惑
則又何以明大道而定取舍于以建中於民乎是故
帝王之學莫先於窮理理無不窮則於天下事物莫
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
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可以達乎一貫之妙而
御萬幾應萬務矣蓋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
法又在於循序而致精至於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
萬事之綱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

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
綱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又安能研窮聖賢之訓
講究義理之歸察倫明物極其所止乎孟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
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如鏡之明如水之
止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
所往而不適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
矣故曰居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願
殿下日親賢德之士講劘道義之源而必以敬為主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聖人窮

理盡性之功在於是矣惟　聖明留神焉

其二曰立大本臣按先儒朱熹以人主之心爲天下之大本其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此自然之理也盖人君位億兆之上理萬幾之政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如日中天照臨萬物無所偏蔽然後發號施令任賢退邪皆合於理而朝廷以正百官萬民皆得其正矣如或有一毫私邪之蔽而所存所發必有差失則大本已不正矣又何以正朝廷正

百官以及四方萬民乎譬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
汚其理有必然者古之聖帝明王傳授之際丁寧告
戒未嘗不以心法爲先者正爲是也夫心之本體廣
大虛明萬理咸備善養而無害則與天地同其大與
日月同其明大可以容萬物而覆載之中群黎品彙
咸被其澤明足以照萬變而事物之間是非邪正皆
不能遁其形此紀綱之所由立風化之所由行而天
下國家之所由治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存此心而致
熙皡之治者堯舜三王之所以爲聖也亾此心而遠
危亾之禍者桀紂幽厲之所以爲狂也其操舍存亾

之幾決於一念敬肆之間而治亂興亡以判可不戒
哉盖人主之心虛明公正純一無雜則外物不能惑
之如或不然則攻之者甚衆或以諂諛或以奸僞或
以奇技或以邪說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
主必懈而受其一則亂亡隨之凡此數者皆迷心之
鴆毒不可不防之於微而杜之於漸伏惟 殿下
靜觀萬化之原常存戒懼之念痛絶外誘之蔽以全
一心之德于以施于政治則其功效之妙自微至著
由內及外光明洞徹無少瑕翳而萬事循其則萬物
得其所唐虞於變之治可以馴致矣昔舜告禹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太祖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千古聖人心法之要端在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臣伏見近歲求言之 旨首言君心出治之源而心有所不正歟又言誠意之未孚而深嘆實封規警之無人嗚呼殿下之言及此 宗社臣民之福也堯舜三王之治皆本於心一心正而萬化行矣漢唐以來明君賢輔講究治道專在於法度刑政之細務而不知本源之所在故雖粗致一世之小康而終不能復古之治甚可歎也臣伏見 殿下叡思高遠洞見萬化之源

思所以正之比近古所未聞也 聖明如此千載一時有志致君澤民者寧無一言以賛 盛心乎臣去丙午春受假歸省病母時曾以正心之說略陳於闕下而又以講學明理親賢遠姦為正心之要但以迫於省毋匆匆去國未竟其說不知 殿下記念與否今復展達區區之心有望於 聖明深矣惟殿下更加省念

其三曰體天德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天之德剛健無息而已矣君子法之勉彊於進德修業惟日孜孜無少

怠慢其曰日乾乾惕者乃所以自彊不息之事也古之人君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及其萬幾之暇燕閑之時則講習聖賢之訓尋究治亂之迹法其善而戒其惡講讀既罷未與物接心體寂然之時益加澄治之力戒懼於不覩不聞涵養於無思無爲必使此心虛明公正無所偏倚以爲酬酢萬變之主追其念慮之發又致省察之功審其理欲之幾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夫如是則無一息間斷無一念差謬大本以立達道以行可以達天德而致

中和矣夫所謂天德者一而無二純而不雜合而言之則誠也動靜無違表裏交正而終始惟一然後乃可以庶幾焉如或外為警戒之言而內有怠荒之漸外有敬賢之貌而內無親賢之心恭已於大庭廣衆之中而肆意於深宮燕閒之時心存於經幄講論之際而志移於屋漏幽隱之地此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惰之靡常而曝寒之不一凡若此者皆非誠也中庸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

心純一無雜故能合於於穆不已之天程子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惟 聖明深體焉
臣伏見 殿下聖質明睿有堯舜之資近年以來
憂勤庶政累下哀痛之旨欲聞忠讜之言以盡敬天
勤民之道 聖念孜孜豈有一毫怠荒之漸又豈
有一息間斷之時然人心難保氣習易移一念存亡
治亂所繫故雖以大聖之資而不可忘規戒益戒于
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又戒之以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夫以舜之聖不爲淫逸慢遊傲虐雖愚
夫知之豈以禹益之賢而不知哉盖處崇高之位警

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故先儒程子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此言尤要切伏惟　聖慈留念

其四曰法往聖帝王之學當志於繼往聖聖人之道巍巍蕩蕩若不可跂及然求其心法則精一而已矣求其德行則仁孝而已矣是非至簡而不煩至近而非遠乎後世人主皆以聖王之道爲高遠而不知求之至簡至近之地故數千載以來不復見熙皞之治可勝歎哉臣伏見　殿下明睿冠古孝敬兼至事慈殿盡三朝之禮奉　大妃致溫凊之誠盡禮於喪祭之始終推恩於九族之親疎仁孝之德昭于上

下朝野莫不感歎誠能益加窮理之力以致誠正之
功常驗之吾之一心遏人欲之危存天理之微精以
察二者之間而不雜一以守本心之正而不離從事
於斯無少間斷必使天理之公常爲一身之主而人
欲之私無自肆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皆
合乎中矣古昔帝王心法之要不過如此是豈高遠
而難能乎聖人之道本於仁而爲仁必始於孝孝者
百行之本而萬化之源也盖天有四德而元爲之長
人稟其理是謂本心之全德人莫不有是心而存之
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全其本心而盡仁孝之道推愛

親之心以及於民發政施仁撫育蒸黎使鰥寡孤獨各遂其生養之樂又推其心以及於物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所以鳥獸魚鼈咸若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和氣充浹而瑞慶至焉凡此無非仁之事而孝之推也故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蓋以害吾惻隱之心也此心流通普遍無物不被則可以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皆本於至誠仁愛之心矣蓋帝王之道有體有用存心於精一者體之所

以立也盡道於仁孝者用之所以行也夫如是則體用全而王道畢矣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之所陳無非堯舜之道也伏惟　聖明深勉焉

其五曰廣聰明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廣聰明人君以一身之眇位天人之間庶政之闕遺人材之吉凶天意之譴告民情之愁怨聰明有所不逮而照鑑或有所蔽則何以審其幾微燭其幽遠而處之皆合於道乎稽諸經史善治之主莫不以開言路廣聰明爲急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受終之初不遑他務而汲

汲於明四目達四聰夏禹聞善言則拜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皆所以廣其聽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無少瑕翳而又能開廣聰明無所欺蔽則雖在九重之邃而海內理亂生民休戚臣僚邪正瞭然於目中矣蓋人主之視聽有限故必合衆人之視聽以爲聰明苟非大公其心無所偏繫樂聞直言虛懷聽受者何能及此孔子之言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陸贄之言曰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此眞千古格言人主所宜三復而警省也夫忠言讜論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自非忠激義奮捐身徇國者其能盡言於雷霆之下者鮮矣是以哲后興王深明是理求言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賤者容之猶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孜孜訪納唯善是求恒恐一夫之不盡其情一事之不得其理乃至

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當是時內自臣工外至草野韋布之士莫不展竭陳懷披瀝獻言以裨治化此所以嘉言罔攸伏而君德以明朝政以修群情畢達而無姦邪壅蔽之禍矣人主之心如或有一毫偏私之蔽而疏遠忠直厭聞讜論則人皆括囊緘口阿諛順旨雖有宗社之禍迫於朝夕指鹿之奸發於殿陛誰敢進一言開一說哉自古人主孤立於上而聰明閉塞天怒而不聞人怨而不知日趨於危亡而不悟者蓋以此也方今 聖明在上樂取諸人喜聞讜議首開不諱之

路思新一代之治惻怛求言之旨屢下於中外而尋
常弊瘼時陳於章疏嘉言格論未聞於草澤豈非德
音雖渴於聞善而群情猶畏其觸諱咸欲循默以自
保耶古之聖王感人心而通天下之志者誠信而已
矣誠者爲治之本而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誠信之至
可以感鬼神格天地而况於人乎伏願 殿下剛
以法天虛以受人建中和之極廓包容之量樂善好
德而無一念之不誠發號施令而無一言之不信則
自然群情感動昌言正論畢陳於前而有以賛成光
明泰和之治矣惟 聖明留念焉

其六曰施仁政臣按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惟人之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惻隱之心是乃仁之端也人君推此心而施之于政使四域之內含生之類咸被其澤是之謂體元宰相存此心而贊襄美政施變人意物之志順天地生育之心是之謂調元君相恊心同德道洽政治保合太和仁賢列于庶位恩澤浹于民物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遂而萬物殖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自古人君欲施仁政而害于仁者有二刑罰煩則怨痛多而害于仁矣賦歛重則民竭其膏血而害于仁矣故孟子以省刑罰薄稅歛爲施仁政之本盖不能如是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帝王之治本於仁義禮樂而民有不率教者有刑以齊之是特補治之具耳故刑法雖設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於其間皐陶稱舜之德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盖舜之政本於寬簡而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故有四方風

動之效此後世之所宜法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必深明君民一體之理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恭儉節用約己厚下如漢文帝之惜百金之費宋仁宗之忍一夕之飢然後乃可以革弊習施寬政而民免於割剥矣大學引詩之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先儒朱熹繼之曰有天下

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夫所謂此心者至誠慈愛之心也盖有是
心然後可以行仁政苟無是心徒法不能以自行矣
昔唐太宗哀傷於斷獄而有割肌腹飽之戒宋太祖
感泣於橫罹而諭諸侯撫養之道仁愛一念足以壽
國脉而緜歷年苟非有至誠惻怛之心何能至此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伏
願　殿下深體聖言常存是心　宗社幸甚臣民
幸甚臣伏聞　殿下有仁聖之心愛人恤物發於

至誠惻怛愼刑薄斂之意每軫於宵旰 聖德如
天生育之恩無所不被惡殺不忍之意懇懇於至篤
之內朝野聞之莫不感激隕涕雖舜禹之泣
罪人文王之視民如傷亦無以過矣頃者臺諫請誅
陰陽具備之人以除不祥 聖教乃曰禽獸亦不
可輕殺況於人類乎投之絶域可也大哉 王言
眞天地父母之爲量也推此心以及於民物其有不
被 聖澤者乎嗚呼 聖明如此群臣固宜將
順以成至治而親民之官獄犴之吏或不能深體
聖意捶楚有律外之濫徵斂有稅外之煩此 聖

澤之所以壅遏而民未蒙實惠也誠能去此二害而
施之以教化則於變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伏惟
聖明留念
其七曰順天心臣按伊尹訓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傅說告高宗曰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召公戒成王曰皇天
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古之聖賢告戒其
君者莫切於此然則人君修德保位之道孰有大於
敬天者乎夫天者理之所在而感應之妙捷於影響

人主誠能懋敬厥德常思所以配天處心行事一順乎天理而合於天心則天降百祥而永保天祿如或有不能敬而所存所行有一毫悖於天理而不合於天心則天必厭惡而災咎輒應是理昭然往軌可徵此古之帝王所以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兢業祗慄無敢有一息欺慢者也昔成湯遇大旱之災以六事自責以今觀之人君所當警省者不止於此蓋聖人心存至誠常盡事天之道而無所欠闕惟有六事有所不慊於心而可以致天譴故歷言而自省後世人君敬天之心不能純一而遇災修省亦有所未盡安能

格天於冥冥乎臣伏見 殿下清心一德敬天憂
民宵旰兢惕無時豫怠而天譴猶不弭災沴猶未消
可見天心之仁愛 殿下欲扶持全安之也天人
一理顯微無間人君奉天理物一心合天天有不應
者乎伏願 殿下體成湯之心而盡事天之道一
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大事之外又思其所可戒者一
念慮之發一號令之施一刑政之斷必求所以合於
天理而思去其不合於天者則天心底豫而和氣應
之災變消而休祥至 廟社生民萬世之福實基於
此矣夫人君心事之合天與否何以驗之驗於人心

而可知矣君心大公至正好惡取舍當於義理而協
乎群情則必合於天心矣如或不爾而有違於道則
拂人之心矣何以合天意乎天之心即人之心人心
得則天意得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伏惟　聖明深燭是理
常存祗懼罔咈百姓以違天意
其八曰致中和臣按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方其未發渾然

在中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品節不差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天下之理皆由是出故曰天下之大本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此乃人心寂感自然之理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常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以存其渾然之體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大本之立日以益固又察幾微於隱微幽獨

之際以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無適不然則達道之行日以益廣此乃所謂致中和而有位育之效也先儒朱熹之說曰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是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是乎育矣此萬化之本源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臣謂人處天地之中理氣貫通參合無間故人之心氣可以致感於天地況人君成位乎其中而爲民物之主一心爾然於中至虛至公而格于上下則天地安

得而不位乎喜怒哀樂之發皆合於理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千萬人懲哀民之窮而鰥寡孤獨皆得其所樂民之樂而群黎品彙咸被其澤則萬物安得而不育乎陰陽調而風雨時災變消而休祥至覆載之中含生之類莫不各遂其性此致中和之極功也先儒所謂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者此也後世明哲之主有志於善治者固亦多矣而未有用力於此者故天地不應而美祥莫至三辰失行六氣不和地震山崩水旱饑饉災變荐仍而羣生莫遂焉可不思其所以致此之由乎盖人君居天位理萬物九

重幽室邃本體澄寂之時有一毫偏倚之累則失其中
而天地爲之不位矣至於念慮之發刑政之施有一
事違於義理則失其和而萬物爲之不育矣故曰人
主一心萬化之源其可須臾而不存乎其可絲毫而
不察乎臣昔年忝備侍從之班嘗以此說獻于
中廟今又以此獻于　殿下臣之有望於　聖
明深矣伏惟　殿下深勉焉
右八規皆本聖經賢傳之旨無非進德修業之要但
以主於輔導　聖學而未暇備治道之節目然其
爲治之綱領則具於此矣以之而修身齊家以之而

建中建極以之而立紀綱正朝廷闢四門廣視聽任
賢村布衆職明聖道正人心崇敎化變風俗二帝三
王之治不踰於此矣治道雖曰多端求其本源之地
在於人主之心端本淸源之道又在於務學臣伏見
殿下睿質天成德業日就經幄之啓沃庶明之勵翼
盖亦無所不至緝熙 聖功豈有所欠闕然古之
聖王好察邇言樂取諸人此所以德益明而業益大
也伏惟 殿下勿以臣言爲迂而留神焉
其九曰養國本臣謹按詩之大雅曰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盖文王有翼翼之敬亹亹之
誠而能盡事天之道故有敷錫之慶而澤流於百世
臣伏見 殿下心存誠敬常思所以奉天仁民之
道而無時豫怠故天監厥德篤生 聖嗣 宗社
臣民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昔者太任娠文王有胎教
之法故文王生而明聖古之聖人教子之法始於在
胎之時而況既生而孩提有識乎臣竊思 元子今
雖在於襁褓生禀異資岐嶷夙成必有異於凡人者
教養輔益之道不可不豫爲之備臣謹稽禮經凡三
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大傅在前

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
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
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
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
是為置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慱聞有道術者以
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

閑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臣謂三代聖王之制皆可復於後世況此輔翼太子之法尤有關於宗社生靈之休戚 聖明在上舉而行之有何難焉秦漢以來教養國儲甚爲苟簡諭之非道敎之無法而致禍敗者多矣不可不戒昔文王使太公傳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不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而

養太子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是非禮之味不可以
養太子則不正之人不正之色不正之聲亦不可接
於耳目矣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此乃蒙以養正之道也臣
不揆愚陋乃敢取先王之法可以施於今日者爲朝
廷獻焉伏惟 聖明留意更取全篇參考而施行
凡保養教諭之方一如三代之法不待侍講院之設
早立師傅保以領其調護之職又立賓客更相入侍
以盡其教養之職見之南宋盖古天子之禮今雖不
可擧行過闕則下過廟則趨之禮乃所以示臣子之

道也令亦可以行之至於保姆及凡侍奉之人並選
溫良恭敬寬裕慈惠有德行之人以備之如有陰邪
不正之人則斥去不近器用服玩皆須質朴侈靡之
物不接於目淫俗之言不入於耳則化與心成中道
若性 聖質已具於孩提時矣及其少長嘉言格論
日陳於前有以養成純粹之質開發聰明之性則習
與智長以一知百無異於文王之聖而 宗社臣民
之福實源於此矣臣不勝惓惓臣竊惟方今爲 宗
社生靈萬世之計惟在於輔導 聖學而尤莫大
於教養 儲宮不可以 聖德已成而無規戒之

益不可以方在襁褓而忽其輔翼之道也夫聖莫聖
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召公又曰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盖言子之初生教養之得其道
則哲失其道則愚凡人皆不可不謹而況儲貳之重
乎輔導之規教諭之方粗備於九條老臣區區忠愛
之誠抵死不泯瀝血刳心以祈乙夜之一覽儻蒙
聖慈留神潛玩其於日新之功養正之方未必無涓
埃之補臣名在罪籍不宜冒貢微忠仰干 宸嚴
第念臣以 三朝老臣受 恩深重非他人比白首
窮遐丹心彌切自不能已狂瞽鄙說卒紆 宸鑑

有一毫裨贊之效則臣雖死於溝壑亦無所恨誠徼
於衷言不知裁伏惟 聖慈哀矜恕察焉臣李彦
迪惶懼惶懼稽首稽首謹昧死以聞

附獻進修八規䟽

草野臣李全仁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盖天尊地卑高下懸絶而其氣上下相交而
後能成化育之功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古之聖
王體天德順天道雖處崇高之位常存恤民之志
猶恐下情壅蔽而不達德澤有所不施故通言必

察蒭蕘必採能通天下之情終成於變之治也臣
猥以賤微遽陳所懷仰干　宸嚴敢冒逾分之
罪難逃僭妄之誅祇念君臣之義實猶父子之親
忠孝之心同得於天初無欠缺故古之懷忠抱義
之士雖處草澤之中憂時向國之念如在帷幄之
側時有感慨之情或至涕泣而不收者非有所爲
而然也至誠惻怛之心發於天性之眞而不能自
已也臣之所陳亦出於懇迫誠悃之至伏惟
聖明憐其情而少加恕焉臣伏聞　殿下以上
聖之資承列聖之緒宵衣旰食勵政圖治褒請白

舉遺逸賑窮民哀惸獨遇災異之譴盡脩省之道
每下懇惻之 旨欲聞忠讜之論敬天勤民之意
無所不至環海之間含生之類霑被 聖澤莫
不歡欣治效日久儒風復振野無遺賢嘉言罔攸
伏士之潛光遁迹蘊櫝而懷寶者皆願輸忠獻謨
以贊 聖功之毫末臣身雖微賤亦有秉彝之
性幸生 聖代豈獨無獻芹之微誠乎但以學
術鹵莽聞見寡陋終無以一陳肝膽以新 聖
德秪念臣父某所撰進修之規疑亦有裨於治道
故今乃冒萬死獻進惟 殿下採擇焉臣父平

生忠國一念歷變履險無時間斷不以榮寵而有
加不以貶黜而有損遭遇　中廟罄竭心懷知
無不言嘗獻之以一綱十目之疏　中廟稱之
曰言論剛正雖眞德秀亦無以加此卽命傳寫三
度以示　東宮及外朝賜書褒奬　眷遇益重恩
數非常臣父未效涓埃之補遽遭　鼎湖之痛攀
號莫及常懷罔極之恨及　殿下嗣服臣父首
忝講席伏覩　聖質英明　天音明朗不覺
喜淚交頤思欲竭忠貞之節盡輔翼之道致
聖明於堯舜期至治於唐虞不幸病母年垂八十

遠在南涯丙午春臣父受假歸省奄奄氣息朝不
保夕切迫之情不忍遠離具狀陳情願乞留養三
被 温旨未蒙 允許其年秋母病稍蘇將詣
闕謝 恩而反有物議褫罷其職明年秋再承
恩譴投竄西鄙白首窮涯丹心彌切每値 求言
之旨伏見罪己之敎臣父自嘆 聖明如此千
載一會負罪嬰釁假息荒城展抱陳悃終不得一
徹於 君父耶於是乃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
爲八條名之曰進修八規又八規之外別有一條
者臣父追聞 聖上誕生元嗣又撰養國本之

條以條於後繕寫已具將欲獻進而　天門阻
隔晨達無由齋志隕歿而其書獨存言簡而指遠
辭約而理備帝王存心出治之要蓋亦不外於此
萬幾之暇幸　賜省覽深玩而體察焉則其於日
新之功未必無絲毫之補矣白首舊臣報　國之
志濱死不泯及其臨死言不及家事惟曰余受
三朝厚恩寵渥如山稱效寂滅投棄絕徼理固宜
然特賴　聖慈寬仁明恕七載邊荒永保天年
聖恩莫量粉骨難酬念余平昔所撰進修之規庶
幾有助於　聖學若能獻進備象　採取吾死

無憾古人亦有臨死而遺表者卽此吾意也緒言
纔終神魂已閉臣日夜悲號扶櫬千里寢籍冰雪
素嬰偏枯之疾難轉寸步之地遠伏海陬天路邈
邈叫號無門迄未陳獻上負　明主渴聞讜論
之誠下負臣父臨死補衮之志恐使泉壤之下求
抱無窮之恨常瞻北辰懷痛窮天今者臣伏聞
聖德日博恢廓之道與天同大懼刑政之或差憐
鰥寡之無告原赦罪累咸得自新滌垢磨瑕與之
更始生恩遍洽和氣遠溢神人俱歡率土同慶當
此之際　聖明之盛時千載難逢臣由是力疾

匍匐於官道獻此臣父所撰之辭不避鈇鑕之誅以冀乙夜之 覽伏惟 殿下哀矜而垂察焉

臣無任惻怛惶懼懇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八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箋

辭謝箋 中宗朝己亥十一月

有懷必陳思盡爲臣之職分邇言好察濫荷自天之寵章省循何堪震惶罔措伏念章句末學蓬蓽孤蹤但抱糟粕以留精甘處畎畝以養性幸際風雲之會得近日月之光職忝論思寧有消埃之裨海岳任叨諫諍又乏謇諤之動晃旒雖切憂國憂民荏苒已迫於衰暮未免旅進旅退循默愧負乎 聖明百里分銅符雖得酬將母之願一病緣 明主恐未展

徇國之懷近因灾異之荐臻伏覩惻怛之　睿旨
天地亦應冥感臣子何忍寧居不忍區區螻蟻之忠
敢效惓惓芹曝之獻辭拙語激直待僭妄之誅義重
身輕寧避流竄之譴豈意　聖哲之大度俯察狂
瞽之危言　殊恩忽降於九重　隆眷有加於三接
撫躬增悚無地自容揆涯分而僭踰仰天日而慚靦
擇狂言雖云　聖主之美德誤　異寵豈是庸品
之敢當始奉　獎諭之丁寧感淚流睫重膺爵命之
僭越駭汗洽膚未由伏閤而懇辭遂切瞻天而呼籲
念玆稀闊之　異數謬加空疎之散材非獨憂小器

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採其言留 睿念榮幸已極於此時偕于賞擢庸流譏議寧無於後日伏望廓包荒之量垂聽卑之聰察愚臣跼蹐之悰念朝廷名器之重勿嫵及汗特收 恩綸則臣謹當仰體盛心益礪素志圖酬粉骨敢不盡犬馬之誠秉道殘年賡無改松筠之節

謝恩箋癸卯五月

鶴髮餘齡忽霑雲霄之澤樗材多蠹又沐生成之恩揣分若驚冒榮增惕伏念學無積累才乏經綸但知盡道以事君實矛盾於時俗徒懷乞身以將毋亦狼

狽於去留猥荷 聖明之誤知顧念之涓埃之小補
累黍言論之職濫廁廊廟之班然未效格心之忠而
空懷伴食之恥惟期竭犬馬之力乃又迫烏鳥之情
省疾南州月四閱而濡滯馳心 北闕身一病而沉
綿念瘵曠之既多懼譴訶之斯重豈意 九重之渙
渥遠逮六尺之微軀奉 綸音之丁寧近 天威
於咫尺雲需備及桑梓 寵光曠世所稀 御醫來
宣藥餌 恩命一時荐洽衰顏戴異恵鮮而爲命沉痾
隨感淚而去身萬死曷酬乎 隆私再生實賴於
洪造茲盖伏遇 爲國以慈孝視臣如股肱察臣 常懷

敎水之誠憐臣 不改葵藿之性老老興化特推三朝
之心君君盡仁深明一體之理故玆 異數謬加寒
蹤臣敢不仰體 睿思俯鑿危悃有懷必達宣避好
名之誅難得者時庶盡捐軀之節

狀劄

陳情乞養狀 辛丑八月

右謹啓臣早遇家難九歲爲孤寡母窮居四十餘年
菽水之供或時不繼臣以庸劣遭遇 聖明因緣
資序玷冒華顯俸祿雖優母在南涯無以爲養區區
私懇惟思乞身以終養一日未安於遠官今則母年

已踰七十衰耗轉深癃病日增又有風眩之疾發作無時救療稍緩或至危急况乃遠在七百里外傍無奉養之人臣之志切歸養朝廷所共知第以近年以來謬蒙 寵擢 天恩濫重未敢累瀆陳乞黽勉隨行悶默在懷近日略陳懇迫之情 聖諭丁寧不許歸養只令往來覲省惶恐不敢再瀆退伏旬月反覆思量貪榮慕祿親老忘歸決非 聖主之所取徇利遺親養不及時亦豈微臣之所忍先聖有言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衰病之親邈在遐陬奄奄氣息未保朝暮而今臣叨冒祿位因循顧戀不能

決歸以至于今臣實古人之罪人也旣不能爲孝於
親又何以移忠於國竊念君親一體恩義極大固無
輕重之殊然事國時長願捐軀而未晚報親日短恐
不逮於餘齡伏乞　聖慈察愚臣艱迫之情憐老
母垂盡之命特解臣職許令歸養干瀆　宸嚴無
任激切惶懼之至

再陳乞養狀 壬寅四月

右謹啓臣夙遭家難九歲爲孤寡母窮居四十餘年
臣不幸早忝科目奔走仕途多闕菽水之奉雖得升
斗之祿親闈隔遠無以爲養惟願乞外以將母頃刻

未安於遠宦然而臣誠未感天事與心違出身從宦今已二十九年而其間外補養母纔閱數十朔臣之遺親徇利之罪甚大今則母年七十有四衰病已迫素有風眩腰痛之疾發作無時況乃窮居七百里外傍無奉養之人遠離遊宦情所不忍去年秋再陳情懇未蒙 允許旋被誤 恩濫荷 寵擢至勤
聖諭特令率母來京聞 命震悚罔知攸措臣自揣庸劣淺短無絲毫有裨 聖化而寵眷踰分曠世所稀感激隕淚未知報塞惟思奉承 隆旨委命侍
朝以畢犬馬之忠第以今年春夏以來母之宿病轉

增稍感寒冷諸疾交作救療稍緩或至危急氣力頓衰精神昏耗行動喘急起居須人道路阻脩扶曳遠行勢有極難臣之進退狼狽秪增日夜憂懼竊念聖朝以孝爲治歸養之法著在令典是乃 祖宗盡孝於上而推及於群臣使皆各盡其情風化之本莫先於此頃者出自 宸衷軫念教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 特命中明舊章朝中有老親而未歸者莫不感幸愧恧或辭職而去或乞符而歸 臣獨淹滯未遂素願俯仰慚靦如負重罪念事親之日短痛餘齡之無幾常恐有不逮之嘆而永抱無涯之憾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特命畀臣州郡之職使盡烏鳥之情華髮斑衣褎畢願於餘生捐軀報國尚未晚於異日情迫意懇冒昧陳乞干瀆 宸嚴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乙巳正月十八日辭狀 仁宗朝

本月十四日祗受左副承旨書狀內病如差復斯速上來者臣承 命震悚罔知攸措臣以疾病沉綿久滯南涯奄聞 大行大王諱音坫望驚摧號踊無地而身病危篤僅存形息雖切攀號之痛莫伸奔慰之誠已缺臣子之道罪當萬死頃者具狀待罪伏蒙

聖慈優容下書慰諭又令本道監司別加救療白首
痾臣已尚 寵渥之殊今又不意記憶踈遠之臣特
降 召旨出於亮陰哭踊之中感激 恩遇涕泗交
頤伏念臣以庸陋無堪濫受 先朝誤恩庶效涓埃
而今已無可及矣惟有奔赴闕下隨班號慟庶可以
小紓罔極之痛矧今 殿下新膺寶命方在哀疚
而立政之謹其始慎終之盡其禮皆在今日臣子之
情豈有窮已而臣不幸前病彌留日益深重自秋經
冬略不向蘇瘡腫遍身丁瘡再發將理失宜氣血耗
瘁脾胃又傷不思食飲元氣虛損羸弱日甚頭眩心

煩寒熱時作胷滿喘促不能運動臣久病沉困身氣
危弱至此蘇復難期伏枕嗚咽秪自慨歎今當
梓宮在殯因山已卜永遷有期百寮攀號擧國遑遑
之際臣若氣力稍復可以強疾奔趨豈忍一日安然
退處秪奉 召旨未能即日起發以孤 睿奬罪重
違慢伏竢嚴誅臣無任感 恩戀 闕惶懼隕越之
至謹昧死以聞

正月二十四日辭狀

本月二十日祗受左承旨書狀內以臣爲議政府右
賛成斯速乘馹上來事有旨臣承 命震駭罔知攸

措伏念臣猥以庸陋素之才望遭遇 先朝濫授
誤恩謬彼超擢玷冒朝列涯分已極常懷兢惕黽勉
供職隨衆碌碌 寵遇有丘山之重報效無絲毫之
微俯仰慙靦若無所容近又嬰疾半年漸成沉痼氣
血消耗精神昏憒惟願解職治調保全殘喘不意
聖上嗣服首頒宣召尋蒙 寵擢濫陞崇班揆分難
堪措躬無地臣竊惟 殿下訪落之初進退卿相
所繫非輕弘化重地最宜登庸宿德以贊大猷豈合
輕畀庸品使人失望上累 聖上知人之哲下乖
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新政有妨賢路古者無其人闕

其佐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所以重其任也如臣薄劣決不宜冒處取譏伴食矧今在朝者碩時望所屬可置廊廟者非一二伏乞 聖鑑察微臣之懇念名器之重特回渙渥以愜群情 國家幸甚第念恩命非常 睿眷殊隆臣子之義固宜即日奔馳詣闕謝 恩而臣以宿病沉重身氣虛弱肢體無力頭眩心熱上氣喘促諸證兼發累朔治療羸瘁日甚略無減瘥再奉 綸音感激隕涕而未即奔走祗赴殊失承 命之恭罪負已極上孤 睿奬下負夙心仰天摧咽不知所言臣無任感 恩戀 闕惶懼竢罪

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十七日辭狀

臣以病未趨朝具狀辭免新除議政府右貳成 恩
命伏奉本月初六日下 旨不許辭免奬諭丁寧仍
賜宜證藥餌令又別遣醫員賫藥救療 聖眷至
此天地生成之恩報答無階感激涕零不知所喻臣
不幸病久未蘇身氣羸弱諸證交作有此非常 寵
渥恩命及門而未能即日奔馳就道詣 闕謝 恩
殊失人臣之禮伏俟違慢之誅况今 山陵已畢永
遷日逼尚未能奔赴攀號以至于今臣之罪負極大

壯望摧裂欲死無路不意謬蒙 寵擢濫陞非分非獨憂小器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臣自知膚跡淺短叨冒祿位隨衆碌碌未有絲毫之裨補六卿之任亦恐難堪弘化重地豈敢黍冒以累 清朝未暇伏閤而懇辭遜切瞻天而號籲今値朝廷多事之際久曠重職亦甚未安伏乞 聖慈俯察愚衷爰惜名器亟回成渙以愜公論不勝幸甚臣干瀆 天威無任震悚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二十三日劄子

議政府右贊成臣李彦迪伏以人主一身宗社生民

之所托保護不可不謹動息不可不時伏聞去二月
初九日下　玄宮時　殿下欲躬詣　陵所而是
日夜半動駕云臣竊以謂未安大抵人君舉動苟非
祭享必以陽明之時而不宜於陰暗昏夜之中當初
大行大王不豫之時　殿下侍藥憂悴久不進膳
及至大故哀毁過禮　玉體瘦弱且有脾胃證朝
野聞之莫不驚惶以　聖體羸毁虛弱而冒夜遠
行蒙犯霧露豈甚所宜萬一有所愆和所關顧不重
大哉設使不至於此犯夜奔馳行三十餘里　聖
體必至困乏隨駕群臣儀容亦未及修整而時刻已

到則其間事多怱怱有所未盡者多矣臣之妄料
殿下宜於初八日徐詣　陵所奉審　山陵諸事豈
日率百官設禮奠以卒大事於事從容得宜情禮俱
盡而殆無遺憾矣議者必以經宿徵兵爲難然辭亦
不至於大矣臣之謬見如此不敢緘默冒昧陳達伏
惟　上裁施行取　進止

三月初八日辭狀

臣以病久未瘳具狀再辭新除　恩命伏奉去閏正
月二十六日下　旨不許辭免使臣更加調理上來
者臣奉戴　綸音感激　隆眷庶得調治病軀扶曳

乾道而久病羸瘁已極不能勉強久稽祗赴罪重違
慢惶懼罔措臣於春初病勢危迫幾至難救伏蒙
聖慈遣醫賫藥救療　天恩罔極庶有生全之望
今則臣之病證稍似瘥減但以元氣虛損未得蘇復
精神困倦多臥少起脚膝無力不能竚立夜多虛煩
臥不能安畏怯風寒未出房户稍或起動胷满上氣
喘促心煩時吐鮮血臣自量氣力羸弱至此若於是
時將理失宜勞動致傷必發重證難治臣之一身不
足惜而第恐受　國恩之重未效涓埃而抱恨於泉
壤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有賴左右論思之益如臣駑

劣濫叨廊廟豈有絲毫裨補而況除授已閱三朔尚未克趨詣謝 恩久曠重地極爲未安伏望 聖慈俯察愚衷特解臣職假以數月庶得平心治疾保全殘喘期效犬馬之力於異日伏念臣以 先朝舊臣恭遇 殿下嗣服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臣亦豈不願亟趨 闕庭一望 清光不幸沉痾未除仰孫齊奬干瀆 宸嚴至於再三無任震悚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

狀劄

丙午春劄子 明宗朝

議政府左贊成臣李彦迪伏以臣伏見 主上殿下冲年嗣服 睿聖之資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嘗聞先賢之論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以庸昧忝叨經筵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以效絲毫之補而學術疎荒聞見固陋懼無以稱職謹取先儒格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伏惟 聖慈留神採擇焉

有宋元豊八年哲宗嗣位時方十歲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元祐元年大臣司馬光薦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即上劄子言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

愼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旣罷常留二人直
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
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
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
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
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
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愛敬此
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於此

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器用服玩皆

須質朴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
之色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皇帝起居動
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
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又曰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
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
如此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
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
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而來未有不尊賢畏相
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

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又曰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

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周公作立政之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盖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覧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覧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道亦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禀賦自殊歷考前

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
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
又曰臣供職而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
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
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
子自能食能言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
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
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
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

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
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
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
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
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
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
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
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
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

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幼冲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暑熱罷講比至中秋盖踰三月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初秋漸凉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

又曰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亦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

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
間意適則往可也
又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
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
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
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
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
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能曉也今之講官皆兼他職請皆罷之使得專心積

誠以感上心

臣按程頤之論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使當時卿相用其言以盡輔養之道則必能致君堯舜之聖而躋世道於熙雍矣不幸以頤之賢而不免爲群邪娼嫉入侍經席纔閱一歲遽爾見罷去使天下不復蒙至治之澤可勝惜哉臣竊以爲聖賢雖遠其言尚存有可以啓發聰明者有可以涵養德性者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要須内外交修無時間斷然後乃可以全其天德而不流於人欲矣今者講劘箴規之職固在

於經筵而至於在宮中保護敎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明睿冠古事 中
宗幾三十年爲治之道何所不達理亂之幾何所不
察宜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
敬大臣納諫爭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
而又必以修身進德爲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
古之聖帝明王爲法則 聖德日就卒爲 宗社
生靈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惓惓 臣以暗劣遭遇
聖明濫荷 寵渥庶效糜粉之志而不堪衰病之迫
恐一朝死亡抱恨泉壤敢陳古訓以效獻芹之誠于

冒 天威無任激切惶懼之至取 進止

三月呈辭上劄子

伏以 殿下方在冲年專心問學養正聖功茲維
其時臣以庸陋職忝經筵日夜思所以展竭愚衷以
輔 聖德未嘗頃刻而忘于心第以老母遠在南
涯年迫八十素患風瘵近日漸劇迫切之情不獲已
呈辭今當遠離 闕下不勝區區犬馬之誠敢效芹
曝之獻臣聞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人主一心萬化之源本源不正
又何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乎是以古之聖王必

以正心爲急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而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箴規之益而無一暴十寒之患 聖學由是而高明

聖德由是而日就 宗社生民之福實繫於此伏惟

殿下留神焉取 進止

四月辭職狀

臣以庸陋遭遇 聖朝寵渥濫分常懷兢惕今又因臣受假省母 特命本道監司題給養老食味非常 恩數忽及於桑梓感激隕涕驚惶罔措伏念臣

本跡愚劣無才德蒙　聖世作養任使之澤以至於此未報　兩朝之舊恩又誤　昭代之新寵榮增哀慕於在天之靈效糜隕於今日惓惓犬馬之誠豈敢頃刻而忘君第以老母時年七十有八歲素多疾病常在牀褥風眩霍亂發作無時往往　中宗朝累陳情悃懇乞歸養特荷　隆私許令補外便養尋除本道監司俾遂烏鳥之情　聖恩極弘天地莫量追思至此不覺號慟今則母之衰病益深日迫西山近因遭　國恤之變曠廢省彌歲今始來見精神昏憒言語錯誤不識人事羸瘁已極僅存形息諸證沉綿長

卧必起轉側須人奄奄殘喘朝不保暮痛念報親之
日短不忍暫離於湯藥伏望 聖慈俯察微衷曲
垂矜憫特解臣職使畢終養之願則鶴髮餘齡庶酬
罔極之懷事君日長寧無盡節之期竊獨惟念今遭
嘉會 聖質明睿方專問學正是群下協心勵翼
之時如臣薄劣雖不足爲有無然於帝王體用之學
粗嘗講究惟思忝侍經幄冀效涓埃之補臣之平生
志願實在於此不幸毋疾至此情事迫切冒昧陳達
臣無任感 恩戀 闕震悚隕越之至

五月十一日再度辭狀

臣以毋病沉綿陳情懇辭伏蒙 聖慈特頒溫旨慰諭丁寧申之以調護有差愈之期勉之以臣子全忠孝之義感激惶悚罔知攸措伏念臣以駑劣濫荷累朝恩遇寵渥有重於丘山報效訖微於塵露白首再哭於攀髯丹心彌切於糜軀況當 闕庭賜衣帶之日有不忘 中宗之教不勝嗚咽隕涕奉以銘膺曷嘗斯須敢忘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本於天性而不能自已有力不敢不竭有知不敢不盡夙夜匪躬夷險一節死生以之乃臣之分也亦臣之志也今當新政之初國事多虞輔養尤急固非舊臣言退之

時臣雖無狀粗識大義豈不思所以全忠孝之道仰副 睿奬於萬一但以毋病危迫餘日無多精神氣力日益昏瘁時發上氣喘急不能運動長臥以起未識人事近日又患脾泄危困益甚多方救藥略無見效差復無期臣本庸昧忝冒重地伴食碌碌無絲毫有裨 聖政今又以毋病去朝數月瘝曠已多難逃尸祿之罪豈無妨賢之譏義禁府任又非輕曠職亦久尤極未安古人云事君之日長報親之日短伏望 聖鑑憫臣情事懇迫憐臣進退狼狽曲垂生成特解臣職俾遂終養則 聖恩如天雖無階報

答愛君憂國之誠豈以進退而有間隕首結草之願
尚期少展於異日臣無任激切悲感祈 恩竢 命
之至

六月十九日三度辭狀

臣以老母病深情事迫切再陳情懇干瀆 宸嚴
伏蒙 聖慈累降温旨慰諭不允秖許待差上来
仰荷 隆私罙增惶悚不知所措伏聞近者災變屢
見盛夏戾雹京師地震之異近世所稀九重之上上
畏天怒下恤民隱迎訪群臣思所以修德弭災
主憂如是臣子何以寧居身在江湖心馳魏闕區區

犬馬之誠自不能已未嘗一夕安眠第以毋之沉痾未瘳神氣昏困加以傷暑脾泄羸瘁轉甚奄奄危迫常在牀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幸得賴天之靈秋至氣清宿疢稍蘇則臣亦安得一向求退以負 聖明但念衰病沉綿差復難期而弘化重地忝冒經幄才劣識闇未有絲髮裨補常懷伴食之耻恐速冒祿之譏日夜兢惕適以 主上新即位朝廷多事黽勉供職不敢強辭今以省毋在外久未趨朝瘝曠已極慚懼益深伏望 聖慈俯察情悃曲賜保全解臣本職別求賢德置諸廊廟於新政必有裨贊之效在

微臣亦免尸素之罪非獨臣之私幸亦作新 聖
治之一端也臣情實懇迫敢瀝危悰至于再三無任
激切震慄之至

不宜垂簾劄子

判中樞府事臣李彥迪伏以人君體元居正一舉一
動宜稽古酌今務合禮義如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而非先王之制則雖有古例不必泥也臣竊聞禮
官議定垂簾儀制而請幷於
當宁垂簾同於
慈殿是雖有古事可倣不可效也人君南面而聽治
取其嚮明也臨朝之際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一不

宜必有幽隱豈可使擁蔽其明而有礙於視瞻乎況
在臨政之初群臣瞻仰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
而障蔽 天顏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設使人主
方在襁褓聽政之時不得離太后之側位不可別設
則雖竝垂簾猶或可也今 殿下聖質明睿春秋
寖長已近於漢昭辨忠詐之歲宜導以光明之德無
或虧蔽其日月之照使魑魅魍魎影滅跡絶以爲
宗社生靈之福此朝野之所顒望也夫垂簾非三代
聖王之制乃後世權宜之設臣竊究宋朝之儀蓋以
皇帝聽政之際侍臣皆坐而史官在帝左右察視容

色記其言動至於經筵則講官立講皇帝雖與太后東西相對而相距密近故帝位亦在於簾內我　朝之禮與中朝不同侍臣與講官皆俯伏而雖史官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之位並設簾障乎今若循襲前代謬舉而不知揆度時宜以合於禮義則非特取譏於後世之有識又將有虧於　聖上光明之德是豈合於輔養之道且夫垂簾之制宜定於即位之初　殿下面接群臣日月已久今遽隔簾而聽政有乖於明四目達四聰之義所繫甚重臣不敢不言伏願　殿下恭己正南面必體明出地上之象

赫然臨下去其翳蔽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面對之儀無倍於禮有合於義行之今日而無惑垂之後世而可法伏惟　聖鑑裁擇焉取　進止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一